

川剧历史悠久、剧目丰富,其表演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郁,深受百姓欢迎——

老剧种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阅读提示

今年以来,川渝两省市人大常委会已协同开展川剧保护传承立法调研。2024年2月,川渝两省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共同签署协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合作协议,形成《关于川剧保护传承协同立法备忘录》,明确协同立法有关事项。

本报记者 李国

“逢年过节看戏是我们小时候的快乐记忆,我觉得走进戏院才像真正过年。”3月27日是世界戏剧日,在重庆大足雍溪古镇,看完川剧《拜新年》,戏迷冯大爷笑得合不拢嘴。

“川剧里面有我们川渝两地人的乡音乡情,得想办法让娃娃们也能和我们这辈人一样喜欢,守住传统文化的根。”冯大爷说。通过创新演出形式为戏迷送上欢乐,是每一位戏曲工作者的心愿。

戏曲与文旅深度融合

先敲响的是堂鼓,然后在大锣、小锣、小鼓、大钹等乐器的伴奏声中,演员登台亮相。唢呀一声,台下观众如痴如醉,掌声、叫好声瞬间响起,震耳欲聋……

前不久,重庆大足区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双城“梅花”盛典演出,活动会聚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沈铁梅,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以及程联群、黄荣华、谭继琼、吴熙等10余位川渝两地川剧名角大家。当晚演出中,吴熙、蒋淑梅、虞佳等“梅花奖”得主带来《访友》《塔底思亲》《曹甫走雪》《打饼》等经典川剧折子戏,精美的脸谱、艳丽的服饰、高亢的唱腔,演出一开始,台下观众便接连叫好。

川剧,又称川戏,主要盛行于四川省、重庆市及云南、贵州、湖北省的部分地区,是中国西南部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

近年来,为传承蜀戏之脉,延续川剧之魂,重庆大足雍溪古镇着力打造成为中国最

具特色的川剧文化传承基地,挑起川剧艺术传承与保护的重担,擦亮“雍溪里·有戏”名片,助力以大足石刻为核心的“国际文旅城”建设。

川剧传承者们则结合大足本地文化编写新的唱词,通过老调新唱的形式,让川剧走进大家的生活,更好地实现川剧的“活态”传承。同时,传承者们还深挖大足石刻文化,通过川剧与石刻文化的结合,进一步推广川剧和大足石刻。

时至今日,雍溪古镇依旧人头攒动,古戏楼台依然戏腔高亢。老戏楼焕发新活力,正是该地保护传承川剧文化的缩影。

活动中,主办方还组织开展了非遗传承·川剧文化追忆、非遗传承·传统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邀请老年票友到现场听戏、拍照打卡,追忆儿时喜欢的戏曲,邀请区内大学生深度参与本届川剧旅游文化艺术节,亲身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百年古戏楼里的川剧情

垫江古戏楼有180多年的历史,四合院式,上下两层,可容纳近500名观众。记者了解到,在节假日,古戏楼经常举行川剧演出。每年举办艺术节时,古戏楼都会展演10多场川剧,包括《拾玉镯》《贵妃醉酒》《二郎回营》

等名段。78岁的邓广纯和77岁的何胜银爷俩都是戏迷,从临近乡镇坐车来看戏。“春节期间,来古戏楼看了两段折子戏,不过瘾。今天喊都喊不走,还要再看一场。”何胜银对记者说,从小就在这座古戏楼看戏,对他来说川剧就是家乡的味道。

“我在剧院工作这么多年,发现要想传承发展川剧,就需要用戏将人凝聚在一起。因此我提出,打造具有特色的精品剧目,把人凝聚起来,这才是一个剧院立足于本、立足于社会的前提。”陈智林说,此前川剧院并没有在这样的条件,一年的财政拨款除了解决职工温饱外没有剩下多少创作基金,也没有办公经费,完全靠剧院自己负担。出精品是“自救”的唯一出路,有了人气,才能有资金,才能留住人。

当时,陈智林同时担任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院长,他提出了以百戏储备的方式培养川剧人才,激活院校与院团之间的联系,打造专业的“产教融合”平台,借助媒体平台,宣传推广创举,提高大众对川剧的认识和了解。

“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我没有让自己‘弯道超车’。”陈智林说,作为川剧代表性传承人,他并未因为自己少年成名而放下练功、演出。在促进川剧发展上,他也坚持扎扎实实,从培养人才、保留剧目做起。

推动川渝两地文化交融创新

站点、踢腿,扇子一开一合间,红脸一下变成白脸,扭头间拂帽甩带,白脸又变成黑脸……短短几分钟时间里,重庆垫江县武安小学校川剧变脸社团的学生不露痕迹地变换了5张脸谱。

2006年川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感觉川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国家一级演员刘芸说,近两年,川渝两地联手推广川剧艺术,她在学校里现场演绎川剧经典剧目、分享川剧知识,发现不少青少年被中国戏曲瑰宝的魅力所吸引,学川剧、听川剧成为时尚。

垫江县武安小学校是一所只有600多名学生的乡村学校,近年来,该校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联合当地民间艺人李勇将川剧中极具代表性的变脸表演引入校园作为特色课程,让学生在课程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观众中也有不少年轻人。“今后我还会走进剧院,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设计专业的大一学生彭璐第一次看川剧,她告诉记者,川剧有趣、有故事,四川方言的对白风趣幽默。演员的服装和头饰,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十分好看。“在古戏楼沉浸式看戏,很有体验感”。

“在新时代,川剧的传承发展最基础且重要的一点就是与时代同频共振,实现川渝文化交融创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川剧,就是要为它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而注入新的生命力,释放新的能量,绽放新的光彩,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陈智林说。

周末学艺增技能

日前,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一名小学生(图中)正利用周末跟着竹编艺人学习当地非遗竹编技艺。近年来,当地充分挖掘文旅资源,开发出一系列特色的游学活动。孩子们可以在享受假日休闲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增加劳动技能。

本报记者 王伟 摄

视线

湖北:“复活”2000多年前的秦吏“喜”

本报讯(记者张琳 通讯员罗恰)“喜”为男性,该个体身高为161.5厘米,其体质量约为59.9公斤,年龄应处于45岁~50岁。综观骨骼各处的病理现象,如椎骨、上肢骨的骨性关节炎以及下肢的“跪距面”,反映了该个体长期从事文史记载、伏案工作的行为习惯特征……

3月25日,湖北省博物馆发布云梦睡虎地M11最新研究成果。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介绍,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曾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19年起,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对云梦睡虎地M11墓主人“喜”的骨骼开展了“云梦睡虎地出土人骨的综合研究”,于近期取得预期成果。

据墓中出土《编年记》记载,“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17岁入傅籍,19岁为“史”,20岁任安陆吏,22岁任安陆令史,23岁任鄢令史,28岁治狱于鄢。他三次从军,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卒于安陆,享年46岁。“喜”的这些经历以及造就的“职业病”,和体质人类学的鉴定结果相符。

另根据对该个体不同部位骨骼同位素的测定,推测该个体童年生活地不在安陆(云梦),存在从他处迁徙至安陆的生活经历,这和云梦郑家湖墓地所见“多数墓主来自关中及其周邻地区”相同。

王先福透露,作为课题的重要成果——“喜”的3D复原头像,将在今年开展的湖北通史展中与观众见面。

“国事家事‘喜’以编年纪的方式一一记下,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往往未见于史书,却能展现背后宏大、激荡的历史。”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杨理胜表示,希望通过复原“喜”展现给大家一个普通历史人物的生活状况,勾勒出秦代历史的关键一环。

据悉,近半个世纪前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秦简,其墓主人“喜”一直以来备受业内关注。云梦睡虎地M11墓出土了1155枚竹简,共有4万余字,这些竹简都是“喜”的陪葬品,由其生前摘抄、记录,内容包括当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和医学著作等,以及自秦昭襄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之大事。

工业题材音乐剧《逐梦》将在京首演

本报讯(记者陶鹤)近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全总文工团首部原创工业题材音乐剧《逐梦》研讨会在京举行。据介绍,该剧将于5月在北京首演。

该剧由主体三幕、序和尾声构成,从父女两代人传承“高铁梦”的故事线入手,讲述中国高铁车头自主研发项目负责人陈雨虹,带领广大铁路建设者一步步克服事业与家庭、合作与竞争以及其他国家的技术封锁等重重矛盾和困难,最后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铁路人自己道路的故事。

全剧以不同风格特色的19首歌曲,呈现了不同情境间的连接、人物心境的变化,以及中国火车从内燃机到高铁,再到和谐号、复兴号的年代历程,剧情跌宕起伏,饱含浓厚的家国情怀。在研讨会上,文艺界专业人士表示,《逐梦》塑造了不懈奋斗、勇于进取的中国铁路人形象,描绘了几代人通过劳动创造、用科技和智慧打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讴歌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作品。

全总文工团常务副团长兼艺术总监、《逐梦》项目负责人陈思思介绍,2020年,剧组通过深入基层采风创作,最终确定将中国高铁作为创作方向。2022年,主创团队广泛收集和整理了劳模工匠的资料和中国高铁自主创新的故事,并与多名大国工匠深入交流,听取意见。经过两年多的剧本孵化、5次重大修改,2023年底,这部剧完成了剧本创作,经过数月的创编和排练,定于5月下旬在北京首演。

江西崇义县:多彩公益课点亮职工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王晓娟 通讯员刘谦智)“公益课有效填补了我们业余生活的空白,不仅能放松工作压力,还能拓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为这样的公益课点赞。”江西省崇义县工人文化宫公益课学员刘琳琳微笑地分享道。

日前,崇义县工人文化宫正式全面开放,16节公益课200个学员名额一抢而空,插花、书法、健身、舞蹈、剪纸、乒乓球等一批免费公益课陆续呈现,课程内容赢得广大职工群众喜爱和赞许。

县总工会党组成员、群团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殷才表示,县工人文化宫将充分结合实际,逐月常态化开展各类活动,并积极听取职工群众意见建议,不断完善公益课时间、内容、频次和密度,争取高度适配职工群众共性需求,尽量兼顾个性需要,不断满足职工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新需求,切实将“娘家人”的暖心服务送到职工群众心坎上。

据了解,该县总工会积极整合各类资源,推进构建“1+N”(1个县工人文化宫、N个职工之家和爱心驿站等服务场所)职工群众服务阵地网络,将工会服务触角延伸至企业、社区、园区,为广大职工群众提供休息放松、体育锻炼、舒心阅读、情绪调整等贴心服务,持续点燃职工群众工作生活热情。

大型情景音画剧《千手千眼》全国巡演启幕



日前,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大型情景音画剧《千手千眼》全国巡演首站演出在北京世纪剧院拉开帷幕。

据了解,该剧目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我的梦》为蓝本,融合敦煌壁画中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创排而成,通过音乐、舞蹈、多媒体等形式讲述“妙善救父”的民间故事,让特殊艺术与敦煌文化交相辉映,赋予了敦煌文化新的精神内涵。

首站演出结束后,《千手千眼》还将在年内赴香港、澳门、珠海、深圳、宁波、杭州、上海等地巡演,并在6月至10月期间在敦煌大剧院进行驻场演出。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艺评

金庸百年 武侠不老

陈俊宇

今年3月10日,是金庸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他的老家浙江海宁,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社交媒体上也掀起一波波“回忆杀”。

关注到这一消息,有点后知后觉。倒是近来因为一个片段追了整部剧,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了2001年版的《侠客行》。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从1955年到1972年的17年里,金庸先后推出《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中长篇小说15部36册,计1100万字,赢得了“文坛侠圣”“武侠宗师”的声誉。

1985年,香港TVB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83版射雕”)被引进内地,全国热播。说起金庸以及肇始20世纪80年代的“金庸

热”,在课堂上偷偷翻阅金庸小说,准时守在电视机前收看金庸武侠剧,甚至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废寝忘食地阅读……那是国人一代又一代的集体回忆。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曾几何时,人们在金庸构建起的充满刀光剑影、江湖恩怨的武侠世界里流连忘返,为他笔下洋溢着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侠士所感染动容。

豪迈飒爽,心系苍生的乔峰,义守襄阳、侠之大者的郭靖,放荡不羁、侠义心肠的令狐冲,武功卓绝、优柔寡断的张无忌……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侠者。抑或,还有一段段痴迷的儿女情长,比如“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的郭襄,“情到深处叹命薄”的程灵素,“塞上牛羊空许约”的阿朱,“东西永隔如参商”的小昭……

感谢金庸笔下的江湖,是启蒙,是记忆,

亦是烙印。

影视剧是“金庸热”的催化剂。仅举一例,2001年,央视版《笑傲江湖》首播便一举创下了17.8%的超高收视率。这些年,武侠剧式微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金庸的武侠小说翻拍了又翻拍,只是那精美的服化道、精致的妆容、炫酷的特技,终究不再是仗剑走天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江湖了。江湖没了江湖味,侠者没了大侠范。当然,这也可能是跟不上时代的刻板印象吧。

不知当代年轻人还看金庸吗?伴随他们成长的,应该是仙侠、玄幻、穿越吧,也许是提供即时爽点的情绪,或是逃避现实的虚幻。但愿他们还会看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如果当前的武侠剧不尽如人意,那不妨去看看此前的经典剧版,比如1983年黄日华版《射雕英雄传》,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1997年黄日华版《天龙八部》,2003年

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

每一代人都有对武侠的全新理解与解读,翻拍也就会有新的视角与想象,这是无可厚非的。十年前,金庸迷六神磊磊开设微信公众号,以独特视角和幽默风格解读金庸被大众所熟知。对于近年来金庸剧改编翻拍的失败,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影视作品没有达到小说思想性的高度,更多呈现的是对观众口味的投机和创作中的急躁。重读金庸,他发现了金庸身上最珍贵的闪光点,“顺应良知很艰难,但也很坚韧;投机很便捷,但最终会被淘汰”。

六年前,金庸驾鹤西去,留下了武林传说。曾有人问他,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金庸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他说这话,犹如那少林寺的扫地僧。大侠从不投机,而对人性复杂的江湖,永怀悲悯之心,古道热肠,侠肝义胆。这当是武侠的魅力所在。